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4-0091-08

《小窗幽记》的独特价值

张瑞君,郑夏泉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晚明陈继儒等辑录的清言小品集《小窗幽记》,充满对人生的回味与领悟,既体现了儒家的积极人生态度,又兼容了佛家超凡脱俗和道家清静无为的智慧,其独特的情感取向和独创的艺术价值为后人展示了晚明文人旷达超脱、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

关键词:陈继儒;《小窗幽记》;独特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4.013

一、作者其人其书

关于《小窗幽记》的作者,学界争论颇多。成敏在其论文《从〈醉古堂剑扫〉到〈小窗幽记〉版本变化及其背后的文化风尚变迁》中认为:《小窗幽记》是对《醉古堂剑扫》的重新编选,是清代书商托陈继儒之盛名而作。《醉古堂剑扫》是明代陆绍珩^①所纂辑,《醉古堂剑扫》书中又列诸多参阅人,而所列第一参阅人便是陈继儒,故知此书也并非陆绍珩原创,乃是陆氏与前辈友人一同于读书之余对读书笔记删改而成。陆邵珩之名气较小,后世仅存《醉古堂剑扫》十二卷,书商为使《小窗幽记》顺利刊刻发行,便将《醉古堂剑扫》第一参阅人改为第一作者。

《小窗幽记》最早版本刻于清乾隆三十五年,崔维东刻印,由“眉公陈先生辑”。陈本敬^②序云:

“眉公先生负一代盛名,立场高尚,曾集《小窗幽记》以自娱。”学者许贵文认为,此乃陈本敬、崔维东二人作伪。吴承学在《晚明小品研究》中也认为:此书是后世书商托其名而作。笔者对此存疑,陈本敬既以检讨复用^③,又怎会随意作序呢?

许贵文先生在其著作《小窗幽记译注》中发现此书所涵盖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从文体说,凡楚之辞、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人之小说及各种杂著中的警句名言应有尽有,而取明人之作居多,如陈继儒的《岩栖幽事》《安得长者言》,屠隆的《娑罗馆清言》《续娑罗馆清言》《冥寥子游》,吴从先的《小窗四纪》,洪应明的《菜根谭》,袁宏道的《瓶史》,唐寅的《落花诗册》,范立本的《明心宝鉴》,李贽的《焚书》等等。此书既然是从各家著作中辑录而成,那么说作者为陆绍珩也是

收稿日期:2019-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笔记中的文学思想”(项目编号:10BZW046)

作者简介:张瑞君(1962-),男,山西寿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郑夏泉(1994-),女,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陆绍珩,汉族,松陵(苏州吴江)人,生卒年不详,代表作有《醉古堂剑扫》。《醉古堂剑扫》在明末天启4年(1624年)刊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此书有天启四年的套印本存世。

^②陈本敬,约生于雍正七年,庚辰(乾隆二十五年)进士,二十六年官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校对整理,二十八年五月因在翰、詹诸臣考试中被评为最差等,而奉旨休致。三十五年四月,陈本敬通过考试而以检讨复用。

^③见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八百五十七。

错误的。学者吴斌《陈眉公著述伪目考》认为此书是吴从先^①所作,然此书名虽与吴从先小窗系列相仿,仍不能排除是清代书商仿其书名而取。

眉公声名在外,比之陆绍珩、吴从先更有影响力,“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1](P7631)}吴从先曾与陈继儒交游,江南才子陆绍珩也定是非常敬仰其人品才学,才会在《醉古堂剑扫》里列其为首位参阅人。且《小窗幽记》《醉古堂剑扫》均与陈继儒有莫大关系,《小窗幽记》内容直接采自其著作,反映出的思想也与其人生态度基本一致。如《读书十六观》记读书心得,《养生肤语》记养生心得,《安得长者言》、《读书镜》中借对前代古人的议论,以古证今,《太平清话》抒发其对隐士生活的向往等,在《小窗幽记》中都可可见类似内容。再加上陆绍珩、吴从先二人生平事迹较略,从史料记述及出版环境考虑,目前《小窗幽记》版本基本仍沿用“陈继儒辑”。因此,笔者暂将陈继儒作为作者代表来分析《小窗幽记》(或曰《醉古堂剑扫》)的成书背景。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白石山樵等,松江华亭人,是明万历至崇祯时期著名的诗文作家、书画家。其二十九岁绝意仕进,辞谢征召,晚年在东余山筑居,杜门著述,攻金石书画,布衣终老,年八十有二而卒。^{[2](P488)}“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余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论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征请诗文者无虚日。”^{[1](P7631)}

钱谦益在他的《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陈征士继儒》中称陈继儒为通隐:“仲醇为人,重然诺,饶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阴符之学。仲醇通明俊迈,短章小词,皆有风致,智如炙髀,用之不穷。交游显贵,接引穷约,茹吐轩轻,具有条理。以仲醇之才器,早自摧息,时命折除,声华浮动,享高名食清福,古称通隐,庶几近之。”^{[3](P637)}“通隐”是对他的极高评价,称赏他学既博洽,又关怀时事,行善济民。万历十五年,松江遭受特大洪灾,陈继儒上

书请求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他的《上王相公救荒书》《上徐中丞救荒书》和《复陶太守救荒书》等都是为民请命的经世之作。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松江屡次灾荒,十室九空,他向官府请求设粥救民,由此华亭、青浦二县免费向百姓放粥达四十日之久。天启二年(1622年),他又劝华亭县令爱惜民力,崇祯五年(1632年)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松江王府禄米,减轻百姓之负担。^[4]另外,他还主编有《崇祯松江府志》^[5],对民间疾苦有诸多反映。

陈继儒一方面努力著述,挥毫泼墨,精于书画,雅玩清赏,无所不通;一方面在文坛士林中树立自己的地位,有“山中宰相”^②的美誉,这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关。

首先,明代江南地区是适宜文人发挥其才华与想象的乐土。

江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自然条件优越,胜景甚多。明清两代,文人骚客们热衷在余山山脉(古称云间九峰)建筑别业,如陈继儒的东余山居、董其昌的余山草堂等,这里成了文人墨客们的聚集之地。^[5]陈继儒晚年在此居住,就曾吸引徐霞客三访余山,一些朝廷官员也常来此向他讨教治国之道。^[6]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尚文重教,培养出大量贤能志士,朝廷各部和全国各省都曾有江南籍人士担任要职。一方面,科举制度是一种公开公正的取士之法,另一方面,与同乡好友的交游也提升了陈继儒等江南文人的见识和交友的层面,激励文人努力向学,但因为王学的影响,晚明士人更多的游离于科举制外,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从社会文化背景来审视,政治腐败、商品经济发展,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是江南文人自觉选择归隐著文生活的主要因素。

明朝中期以来,政治腐败,万历一朝的国本之争使得明神宗对大臣极度不满,明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官僚制度松动,大批江南官员还乡,这时陈继儒恰好二十九岁,连续两年科考失败,加之对统治者的失望,陈继儒毅然走上了归隐之路。陈继儒过上隐居生活之后,生活贫困,仅以馆课、笔润养家度日,及至声

①吴从先,字宁野,号小窗,明南直隶常州府人氏,约生于明嘉靖年间,卒于明崇祯末。曾与明末文人陈继儒等交游,毕生博览群书,醉心著述。著有《小窗自纪》四卷,《小窗艳纪》十四卷,《小窗清纪》五卷,《小窗别纪》四卷,均收录于《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②[清]嘉庆年间宋如林修,孙星衍、莫晋纂《松江府志》,卷七十七《名迹志·第宅》称:“陈征君宅,在慧灯桥西北门,有额曰‘山中宰相’。”

名大振,征请诗文者日日上门,才过上不用劳心经济的富足生活。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文士治生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江南城市日渐繁荣,加上富商巨贾之附庸风雅,使落第举子、失意文人得以凭借诗文书画的一技之长谋生。”^{[7](P309)}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袁宏道论文注重“趣得之自然者深”^{[8](P744)},而不注重学问,他认为性灵使文章具有“趣”和“韵”的特点,性灵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排除了基于学问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无视了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对创作的决定意义。

明代后期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不再受儒学统治,程朱性理之学在明代后期受到广大士人的鄙弃,“异端”思想空前活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影响很大,代表人物是“公安派”的袁宏道,此后又有“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等。公安派的散文多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题材,作者借此抒写闲情逸致,由于篇幅短小,文笔轻快,风格诙谐,时人称为“小品”。晚明小品,以公安派为代表。竟陵派也写小品,但由于在结构、文字、意境等方面比较讲究,追求“幽深孤峭”与“别理奇趣”,与公安派小品有着不同的韵味。^{[9](P185)}

竟陵派所倡导的“性灵”是单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即“幽情单绪”,刻意追求字意深奥,语言艰涩,与陈继儒超然旷达的名士情怀不相称,与《小窗幽记》清雅秀丽的风格不一致。而“眉公文风融合了他们的一些好处,博雅而有灵气,其文章受到各方面称赞。”^{[10](P102)}他在注重抒发性灵的同时肯定读书思考和行旅交游的重要性,从《小窗幽记》中可看出,当时文人已经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关照。

二、丰厚的思想情感内蕴

(一)对书斋生活的总结

江南文人大多博学多识,在《小窗幽记》中记录了很多文人的读书之法。

人不可不读书,读书可以使人视野开阔,文思敏捷,思想深刻;读书也有益于创作。

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礼义不交,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11](P199)}

惟书不问贵贱贫富老少,观书一卷,则赠一卷

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11](P215)}

胸中无三万卷书,眼中无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纵能,亦无豪杰语耳。^{[12](P187)}

但是若乱读也是不可,读书创作要讲次序,如“先读经,后可读史;非作文,未可作诗。”^{[13](P161)}

此外,此书还记录书室中的修行法,以为只有在心情好且手边无杂事时写字作文,才能心手相一,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心闲手懒,则观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闲心懒,则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闲,则写字作诗文,以其可以兼济也;心手俱懒,则坐睡,以其不强役于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诗及杂短故事,以其易于见意不滞于久也;心闲无事,宜看长篇文章,或经注,或史传,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风雨之际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闲则思,心冗手闲则卧,心手俱闲,则著作书字,心手俱冗,则思早毕其事,以宁吾神。^{[14](P110)}

心无机事,案有好书,饱食晏眠,时清体健,此是上界真人。^{[13](P170)}

学无止境,以陈继儒为代表的江南文人既乐于读书,又有计划地读书,也不勉强自己死读书。无论是读书之益处还是书室中的修行法,既是对前人学习方法的总结,也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的感悟。

(二)对晚明文人品质的崇尚

此书多警策之言,说明为人处世之道,反映了作者对谦虚、达观、豁达、谨言慎行等品质的崇尚与敬仰。遇事前做充分准备,则临事时不慌不忙,从容镇定:“无事如有事时提防,可以弭意外之变;有事如无事时镇定,可以销局中之危。”^{[15](P63)}沉心静气,才能一言以明道:“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体。”^{[12](P214)}凡事留有余地,适可而止:“凡事留不尽之意则机圆,凡物留不尽之意则用裕,凡情留不尽之意则味深,凡言留不尽之意则致远,凡兴留不尽之意则趣多,凡才留不尽之意则神满。”^{[12](P193)}眼光放长远,终极目标与原则不可随意改变:“不可乘喜而轻诺,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鲜终。”^{[12](P208)}心胸坦荡则无愧于天地,“心事无不可对人语,则梦寐俱清;行事无不可使人见,则饮食俱健。”^{[14](P123)}谨慎行事更是成功的基础,“圣人成大事者,从战战兢兢之小心来。”^{[11](P201)}

江南文人注重往来交游,因此,此书也多著录对交友的见解和认识。

从人行事上看其当交与否:“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16](P14)}从人读书上看其品质:“君子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读诸葛武侯《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13](P158)}一旦认定其为朋友就给予充分信任:“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后宜信。”^{[11](P201)}要真诚地对待朋友:“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作人要存一点素心。”^{[12](P181)}珍惜朋友对自己的批评与肯定,维护友谊,且对贤达之友格外珍视。“斯贤达之素交,盖千秋之一遇。”^{[14](P129)}

陈继儒在晚明文人名士中名声最大,其行止品格为人推重。眉公“性喜奖掖士类,屢常满户外,片言酬应,莫不当意去。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仰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其昌为筑来仲楼招之至。黄道周疏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其推重如此。”^{[1](P7631)}他热情好客,识见非凡,故而在此书中可以多次看到知己好友饮酒相乐的情景。

客来煮茗,谈上都贵游、人间可喜事,或茗寒酒冷,宾主相忘,其居与山谷相望,暇则步草径相寻。吾斋之中,不尚虚礼,凡入此斋,均为知己。随分款留,忘形笑语,不言是非,不侈荣利,闲谈古今,静玩山水,清茶好酒,以适幽趣,臭味之交,如斯而已。^{[17](P143)}

友来或促膝剧论,或鼓掌欢笑,或彼谈我听,或彼默我喧,而宾主两忘。^{[14](P106)}

肝胆相照,欲与天下共分秋月;意气相许,欲与天下共坐春风。^{[14](P104)}

如此肝胆相照、宾主相忘的情谊自然会令人珍惜。“龙津一剑,尚作合于风雷;胸中数万甲兵,宁终老于牖下。此中空洞原无物,何止容卿数百人。”^{[12](P194)}既肝胆相照,而又能有容人之雅量。只有先实现“友遍天下英杰之士,读尽人间未尽之书”^{[12](P193)}的愿望,才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为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友谊,故而小心谨慎,发自真心地去关怀,“放不出憎人面孔,落在酒杯;丢不下怜世心肠,寄之诗句。”^{[12](P189)}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部生活随笔式的清言小品,也是晚明江南文人在聊以自娱的同时,出于遇人痴迷

急难处,出一言提醒解救的本意。

(三)对至情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此书《集情篇》中,陈继儒等表达了他们独特的情感取向。一方面,融合道家的思想,将佛禅的“本来心”融会其中,在创作时呈现真心。李贽的“童心说”要求作者要像儿童那样富有感情地理解世界,从而表达真实的内心情感。陈继儒等不仅提倡要有真情,更将情的范围拓宽到万物之情。“不近人情,举世皆畏途;不察物情,一生俱梦境。”^{[16](P7)}

主情是晚明时期重要的情感哲学,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完整地体现了他的“至情论”。《牡丹亭记题词》中提到:“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王思任评价《牡丹亭》:“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往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

陈继儒《牡丹亭·题词》谓汤显祖:“以《花间》、《兰畹》之余彩,创为《牡丹亭》,则翻空转换极矣,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髑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笑,关汉卿、高则诚曾遇此知音否?”并称赞汤显祖是一个“化梦还觉,化情归性”的“善谈名理者”。^{[18](P28)}

此书谈到“此身已为情有,又何忍死耶?然不死终不透彻耳”^{[19](P39)}。肯定生死之情的同时又提出“凡情留不尽之意,则味深;凡兴留不尽之意,则趣多。”^{[16](P13)}即追求至情的同时,又不可偏执,留不尽之处更使人回味。

书中常运用前人诗句和爱情典故,来表现这种“留不尽”之情。如写阮籍醉卧妇人之侧,隔帘闻堕钗声而不变色,认为其不是痴人就是有大智慧者。同时,作者又慨叹:“我幸在不痴不慧中”。在他们看来,能近人情,能察物情,又没有过分任性之情,便是恰好令人回味的情,即不痴又不慧便是幸运,体现了儒家“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情虽好,却不可贪嗔痴,而须戒定慧。“山栖是胜事,稍一萦恋,则亦市朝;书画赏鉴是雅事,稍一贪痴,则亦商贾;诗酒是乐事,稍一徇人,则亦地狱;好客是豁达事,稍一为俗子所扰,则亦苦海。”^{[16](P13)}陈继儒一生不曾纳妾,与卫氏相敬如宾。在其绝意仕进后,卫氏的温仁贤良使他感动不已:“良心在夜气清明之候,真情在簞食豆羹

之间”^{[16](P15)}。这种温仁贤良滋养的真情也正是佛家戒定慧之后的深情。

《集情篇》以“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杏子轻纱初脱暖,梨花深院自多风”^{[19](P57)}收束全篇,既是对万物之情的深切体察,也是陈继儒等所尚超然旷达的心境外化。

(四)对魏晋风度的称赏与张扬

陈继儒自称“清懒居士”,虽是闲人,却不是“等闲人”。“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读书足以自娱。”^{[12](P195)}江南文人的流寓闲居是为养志,此书多次强调志气的重要性。如“志不可一日坠,心不可一日放。”^{[12](P219)}“精神清旺,境境都有会心;志气昏愚,到处俱成梦幻。”^{[12](P220)}这与晚明文人的生活哲学相一致。吴承学引沈仕《林下盟》中提到文人日常生活的“十供”是:“读义理书,学法帖子,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弈棋。”他认为“玩物采真”四个字,体现了晚明人清玩清赏的哲学,所谓“采真”,就是悟得人生的真谛。^{[20](P305)}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只是在—起饮酒、服药、清谈、纵情山水,而陈继儒等既谈义理,又谈三玄,“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便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21](P80)}这是对魏晋风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晚明文人“玩物采真”哲学的真实反映。

《小窗幽记·集景》篇中详细描述了这种胜似神仙的生活:

竹篱草舍,燕处其间,兰菊艺之,霜月春风,日有余思,临水时种桃梅,儿童婢仆皆布衣短褐,以给薪水,酿村酒而饮之。案有诗书、庄周、太玄、楚辞、黄庭、阴符、楞严、圆觉,数十卷而已。净扫一室,用博山炉,薰沉水香,香烟缕缕,直透心窍,最令人精神凝聚。或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山玩水,竟日忘归。^{[22](P127)}

眉公之画与当时名画家董其昌齐名,擅墨梅、山水,自然随意,意态萧疏。其画技的精湛离不开对闲居生活的热爱与观察,他对山川自然倾心赞美倾情描摹,在于对闲居生活的真挚热爱。

绘雪者,不能绘其清;绘月者,不能绘其明;绘花者,不能绘其香;绘风者,不能绘其声;绘人者,不能绘其情。^{[23](P574)}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杖令人轻,麈令人雅,月令人清,竹令人冷,花令人韵,石令人隽,雪令人旷,僧令人淡,蒲团令人野,美人令人怜,山水令人奇,书史令人博,金石鼎彝令人古。^{[17](P127)}

这与其说是琴棋书画、美人山水、金石书史等如何,不如说是作者对这种闲雅生活的选择,因而要“时书以养笔,时磨以养磨,时洗以养砚,时舒卷以养纸”^{[24](P170)},以得心应手。

三、富于独创的艺术个性

《小窗幽记》充满晚明文人独特的人生感悟,并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

(一)整体趋向冲淡的风格

文中常反映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文中常会出现对日常恬淡清雅生活的记录:

庭前幽花时发,披览既倦,每啜茗对之。香色撩人,吟思忽起,遂歌一古诗,以适清兴。^{[11](P137)}

心境如月池浸色,空而不着,则物我两忘。^{[11](P127)}

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绝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15](P63)}

在本书中很多处都可见到“清”的字眼,这是江南隐逸之士清雅恬淡生活的写照,其写作风格也整体倾向冲淡。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释冲淡为:“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苒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25](P7)}静默自处,有淡远之意,而能得自然之趣。

在《集灵篇》中有:

清之品有五:睹标致,发厌俗之心,见精洁,动出尘之想,名曰清兴;知蓄书史,能亲笔砚,布景物有趣,种花木有方,名曰清致;纸裹中窥钱,瓦瓶中藏粟,困顿于荒野,摈弃乎血属,名曰清苦;指幽僻之耽,夸以为高,好言动之异,标以为放,名曰清狂;博极今古,适情泉石,文韵带烟霞,行事绝尘俗,名曰清奇。^{[21](P56)}

在儒学那里,清是人格的高洁,如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赞为圣之清者。在庄子那里,清是自然之美质。“天无为以之清,地

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相化。”^{[26](P519)}又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26](P393)}这是对宇宙与人心所共有的清空透明美质的发现。大乘佛学讲,“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认为清净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宇宙之道化为心灵的一片空灵,心灵之境则充满宇宙的永恒道心。

《小窗幽记》中对月夜清明也有独特的体认,其写月夜,颇富意境,其中的“意”往往是“幽”、“独”、“淡”,其中的“境”则往往是虚静的月夜,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

蓬窗夜启,月白于霜,渔火沙汀,寒星如聚。^{[27](P236)}

看破有尽身躯,万境之尘缘自息;悟入无怀境界,一轮之心月独明。^{[15](P43)}

小窗幽致,绝胜深山,加以明月清风,物外之情,尽堪闲适。^{[27](P160)}

(二)富含哲理的语言

《小窗幽记》多用典故,以古论今。文中很多句子出自先秦至明末经史子集及民间俗谚,既雅俗兼具,又凝炼含蓄。同时融合儒释道三家语言,蕴含哲理思辨性。

唐虞垂衣,商周秉钺,是谓治世;巢父洗耳,褒公瞠目,是谓傲世;青牛度关,白鹤翔云,是谓出世;若乃鲁儒一人,邹传七篇,始谓垂世。^{[11](P109)}

被衲持钵,作发僧行径,以鸡鸣当檀越,以枯管当筇杖,以饭颗当祇园,以岩云野鹤当伴侣……^{[11](P113)}

山房置一钟,每于清晨良宵之下,用以节歌,令人朝夕清心,动念和平。李秃(李贽)谓:“有杂想,一击遂忘;有愁思,一撞遂扫。”^{[14](P116)}

月夜焚香,古桐三弄,便觉万虑都忘,妄想尽绝。试看香是何色,烟是何色,穿窗之白是何影,指下之余是何音,恬然乐之而悠然忘之者,是何趣,不可思量处,是何境?贝叶之歌无碍,莲花之心不染。^{[11](P117)}

燃香在佛法中代表勤修戒定慧,月夜焚香也表明作者发愿的虔诚。这些典故的运用可看出作者与古人的对话与交流。

于射而得揖让,于棋而得征诛;于忙而得伊周(伊尹、周公旦),于闲而得巢许;于醉而得瞿昙(佛陀),于病而得老庄,于饮食衣服、出作入息,而得

孔子。^{[21](P85)}

“月上木兰,有骨凌冰,怀人如玉,因想‘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语。”“月上木兰”出自宋代吴文英《浣溪沙·题李中斋舟中梅屏》中“冰骨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兰时”一句,以梅拟人,将哲人对生命的体认,诗人对诗意的了悟,与梅枝的神韵融为一体。这里连续用典,用明代高启雪落山中与月明林下的意境衬托高士、美人的风度,用典自然,以比物取象、目击道存的方式,将万象溶于心间,极富审美意蕴。

(三)灵活精美的句式

《小窗幽记》的句式具有长短兼具、灵活精巧的特点。书中以四言、七言句居多,四言句如“林泉之浒,风飘万点,清露晨流,新桐初引,萧然无事,闲扫落花,足散人怀。”^{[14](P121)}七言句如“河边共指星为客,花里空瞻月是卿。”^{[14](P117)}“心清涧底潇湘月,骨冷禅中太华秋。”^{[17](P160)}这种单独以四言或七言句结构的篇章,因语言精练、平仄协调且时而讲究对仗,若能按规押韵,则不啻为富有意境、韵律优美的四言或七言诗歌。

自然,《小窗幽记》的语言形式未脱时文窠臼,以骈俪句式为主。“骈四俪六”或“骈四俪七”是该书常用句法形式。如“幽堂昼深,清风忽来好伴;虚窗夜朗,明月不减故人。”^{[19](P47)}“花关曲折,云来不认湾头;草木幽深,落叶但敲门窗。细草微风,两岸晚山迎短棹;垂杨残月,一江春水送行舟。”^{[22](P131)}这种句法安排,使文章具有严整齐一的整饬美和回环往复的韵律美。同时,作者又不拘囿于“骈四俪六”或“骈四俪七”,而是根据抒写的需要,灵活地遣词造句,用整齐的句式联语结篇。如:

以养花之情自养,则风情日闲;以调鹤之性自调,则真性自美。^{[28](P121)}

友来或促膝剧论,或鼓掌欢笑,或彼谈我听,或彼默我喧,而宾主两忘。^{[14](P106)}

山栖是胜事,稍一萦恋,则亦市朝;书画赏鉴是雅事,稍一贪痴,则亦商贾;诗酒是乐事,稍一徇人,则亦地狱;好客是豁达事,稍一为俗子所扰,则亦苦海。^{[16](P13)}

至于长短并用、骈散兼行、整散错落的句式,《小窗幽记》中也常常可见。如:

看文字,须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亦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16](P84)}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若能行乐,即今便好快活。身上无病,心上无事,春鸟是笙歌,春花是粉黛。闲得一刻,即为一刻之乐,何必情欲乃为乐耶?^{[21](P94)}

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将离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旗帜,助其怒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审其宜,考其景,反此则失饮矣。^{[21](P97)}

总之,《小窗幽记》的句式活跃灵动,完全契合表情达意的需要,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富有意境美和音乐美。

(四)完整谨严的结构

《小窗幽记》全书十二卷,依次以“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字标题,始于“醒”而终于“倩”。每卷前都有一段题解,解释写作缘由。

《小窗幽记》的全篇结构,体现了作者的匠心。“醒”作为第一篇,是全书的统领,阐述了作者的根本主张。其他十一篇,大致可分为三类目。

其一,“灵”、“素”、“景”、“韵”、“绮”、“倩”六卷,描写了各种自然物象和人文意象,营造出如南派画般清幽的意境,表达了回归大自然的生活化审美意趣。从疾风吹过山谷不留痕迹、月亮倒映在水面,联想到静观万物运化而至物我两忘的境界。如:

随缘便是遣缘,似舞蝶与飞花共适;顺事自然无事,若满月偕盆水同圆。耳根似魔谷投响。过而

不留,则是非俱谢;心境如月池浸色,空而不着,则物我两忘。^{[14](P83)}

其二,“醒”、“峭”、“奇”、“豪”四卷,表达了对英雄豪杰柔肠侠骨的钦佩和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如:

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15](P61)}

圣贤为骨,英雄为胆,日月为目,霹雳为舌。瀑布天落,其喷也珠,其泻也练,其响也琴。^{[13](P169)}

鹏为羽杰,鲲称介豪,翼遮半天,背负重霄。^{[13](P175)}

其三,“情”、“奇”、“法”三卷,则是对魏晋风度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在追寻自由个性的同时应进退有度,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晋人清淡,宋人理学,以晋人遣俗,以宋人褪躬,合之双美,分之则两伤也。”^{[13](P207)}以理入玄,儒道合一。

正如《二十四诗品》中每品诗的结尾处多示之以道的超妙、本真的特点,《小窗幽记》每卷题解在解释写作缘由的同时,又有点题之句。全书十二卷整体上首尾相承接,每一卷几乎都有论艺、论人、论道,且一以贯之,最后归之于自然之道。一卷之中,每条的内容则似一片片花瓣,围绕一个中心生成;全篇之中,各卷也呈花形结构,一卷似一片花瓣,各花瓣围绕着一个中心生成。各卷中,每条的内容相对独立,但因都是围绕一个中心生成,故看似散乱而实际上自为整体;全书中,各卷相对独立,表面上看似没有联系,但其之间却有一个中心贯穿,诸卷之间似断实连,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参 考 文 献

- [1] [清]张廷玉,等.明史·隐逸·陈继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明]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A].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4]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十二[M].明刻本.
- [5] [明]方岳贡,陈继儒.松江府志[M].明崇禎刻本
- [6]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滇游记:日记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7] 吴承学,李光摩.晚明文学思潮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8]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9] 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10] 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11]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十一[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12]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十[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13]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八[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14]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五[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15]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三[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16]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一[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17]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七[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18] 雷群明.明代散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 [19]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二[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20] 吴承学.晚明小品文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21]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四[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22]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六[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23]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M].济南:齐鲁书社,2017.
- [24]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九[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 [25] [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 [26]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至乐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27] [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十二[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

The Unique Value of Records inside a Small Window

ZHANG Rui-jun, ZHENG Xia-q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yuan Normal College,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Records inside a Small Window* is a collection of proverbial-style essays written by Chen Jir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s full of incisive and meaningful awareness on life.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positive attitude of Confucianism and but also is compatible with the wisdom of Buddhism and Taoism. It has a unique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Chen Jiru; Records inside a Small Window; unique value

(责任编辑:庄暨军)